

# 适合的职业教育:马克思教育思想的职教蕴含

臧志军<sup>1</sup>, 尹 导<sup>2</sup>

(1.江苏理工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1;2.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 南京 210000)

**摘 要:**从空想社会主义者,特别是欧文的教育思想开始阐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前提假设,指出“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原则中蕴藏着的适合的教育思想;“适合的职业教育”正是要在这两者的指引下不断改造自己、发展自己。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发展适合的职业教育的具体主张。

**关键词:**马克思职教思想;全面发展;综合技术教育;适合的职教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290(2019)0013-0028-05

## 一、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教育思想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把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19世纪法国及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其中,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教育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直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教育主张,如莫尔在《乌托邦》里就设想乌托邦人每天只劳动6小时,有充分的业余时间来进行学习和科学研究;<sup>[1]</sup>康帕内拉在《太阳城》里主张

“儿童7岁时,被送到各个工场去学习鞋匠、面包师、铁匠、木匠,或者送到画室去学绘画,以便了解他们将来适合做什么工作”<sup>[2]</sup>。

但莫尔等人所设想的劳动是工业革命之前的手工劳动,与工业时代的劳动不是一个概念。对马克思的教育思想产生直接影响的应该是与他同时期生活在英国,比他稍年长的欧文。欧文从19岁起就担任一家纺织厂的经理,他鼓励厂里的童工参加学习,还在工厂里建立了一所接近现代标准的公共学校——“性格陶冶馆”,为2~14岁的少年儿童提供良好的教育。性格陶冶馆里还附设有

**收稿日期:**2019-03-25

**基金项目:**2018年度江苏省教育改革发展战略性与政策性研究重大课题暨职业技术教育学会重点课题“适合的职业教育发展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KYH18547,主持人:尹伟民);2015年度江苏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企业参与职业院校校企合作的动力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15JYB010,主持人:孙健)

**作者简介:**臧志军(1972—),男,江苏理工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尹导(1983—),男,职业教育出版中心总经理助理,新闻学硕士,副编审,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出版、职业教育。

成人教育班,使工人可以边劳动边学习。

在教育实验的基础上,欧文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理想。他在《新道德世界书》里描绘了在“公社”里不同年龄青少年的职责:第一组由公社中的5~7岁念小学的儿童组成;第二组的成员是7~10岁的儿童,他们已经获得一些有益的实际知识,并且参加家务劳动和园艺工作;第三组由10~15岁的少年组成;第四组由15~20岁的青少年组成,每个人从12岁起,除了学习科学知识以外,还要学习一种手艺,从事生产劳动的基本队伍是第五组,由20~25岁的青年组成;第六组是指25~30岁的人,主要职责是保护和分配公社的财物,这一组成员,每天只用两小时的时间从事直接生产劳动,此外负责监督和改进一切社会机构,从事科学研究和艺术工作。<sup>[3]</sup>

这些设想源自欧文自己的教育理论,他指出,“在未来的公社中,教育要同生产密切联系,因为生产本身就是教育的要素”<sup>[4]</sup>。他认为,每个儿童除了受普通教育外,还要学习能够承担起社会交给他的义务的技能。但这绝不是说要把儿童培养成只能从事狭窄的固定职业的工作者,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能够独立地和合理地思考并积极地从事社会活动的人才,在欧文看来,一个人应当受到全面的教育,以便能够从事全面的实践活动。在具体的教学上,欧文主张学校教育应尽可能采用直观教学法,大部分的知识不应当在学校里从书本上得来,而是通过直接观察和研究自然界与生产过程得来,儿童年龄越大就越要积极参加生产。

可以看到,欧文的教育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他的职业教育理论,但他与后世一些职业教育理论家的主张有明显不同:教育不是直接以就业为目标,而只是要为人的一生职业工作做好准备。基于这一点,他才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全面发展的教育主张。

## 二、马克思职业教育思想的前提假设

欧文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思想直接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说:“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萌芽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和智育、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

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sup>[5]</sup>

除了受到欧文的影响外,马克思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和“全面发展”的教育原则是否还有一些现实的依据?马克思深入考察了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劳动情况,他发现“工场手工业是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每一个工人只适合于从事某一种局部职能,他的劳动力变成了终身从事这种局部职能的器官”<sup>[6]</sup>。据此,马克思发明了“局部工人”的概念——那些终生从事同一种简单操作的工人,把自己的整个身体变成这种操作的自动的片面的器官,因而他花费在这一操作上的时间,比循序地进行整个系列的操作的手工业者要少。马克思关于“局部工人”和“局部劳动”的认识远比“工人的专业化”和“劳动的专门化”这些概念所揭示的事实更加深刻:工场手工业使专门化的劳动长期固定,以致其成为一种世袭的职业。显然,学徒制是一种与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职业教育形式,它专注于特定技能的长期培养,也鼓励学徒在学成后长期甚至世袭地从事相关职业,学徒制成为了局部工人制度最有力的“帮凶”。

马克思真正的关注点当然不是工场手工业,他只是把工场手工业作为观察大工业生产的简单模型。在工场手工业条件下,局部劳动、局部工人和局部工人的培养是高度一致的,那么在大工业条件下三者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马克思在此展现了他深刻的洞察力。他发现“大工业从技术上消灭了那种使整个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的工场手工业分工,但大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同时又更可怕的再生产了这种分工”,于是就爆发了“工场手工业分工和大工业性质之间的矛盾”——大工业沿袭了工场手工业使劳动高度分工的用人方式,但却无法向工人提供工场手工业所具有的长期岗位。<sup>[7]</sup>产生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工场手工业中的高级技能数量很少,往往只有经验丰富的内行才能掌握,是一种高度私人化的知识,所以工人可以长期甚至世袭地从事某一劳动,但大工业有一个内在的原则就是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并为此发明新技术、创制新工具,从而使那些在工场手工业条件下只有经验丰富的内行才掌握的技能到了工业时代被大量地公

共化、工具化。马克思注意到工厂总是雇佣童工从事一些简单劳动,当他们长大到不适合从事儿童劳动时,就被工厂抛弃了。二是资本的力量也在促成不断的技术创新,这就要求把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sup>[8]</sup>

“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应该是马克思教育思想的前提假设:如果工人将要全面流动,学徒制式的高度专门化的教育就是不适合的,因为它只能传授单一的技能;传统的文科式的学校教育也是不适合的,因为它只是在培养贵族,而不是面向一个人人劳动的社会;分科式的实科教育也是不适合的,因为它只传授了片面化的知识,不能达到“全面”的要求。那么就需要一种与大工业生产条件下的不断变换的劳动、全面流动的工人相适应的全新的教育,这就是马克思所提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和“综合技术教育”的教育形式。

### 三、“人的全面发展”与“综合技术教育”

马克思相信教育能对“工人的全面流动性”问题有很大的帮助:“由整个社会共同地和有计划地来经营工业,就更加需要各方面都有能力和有计划地来经营工业,就更加需要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即能够通晓整个生产体系的人……教育可使年轻人很快就能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可使他们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就会使他们摆脱现代这种分工为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据此,马克思把片面发展的人称为“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而把全面发展的人称为“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个人,从而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目的。<sup>[9]</sup>随后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革命家都坚持了这一目的,也基本继承了马克思关于打破分工的片面性、促进人的全面流动性的观点。

我国教育界曾长期深入研究马克思的全面发展理论,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陈桂生就曾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他们把这个问题放在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范围内考察,也就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提示人的片面发展的社会根源。”<sup>[10]</sup>在这样

的视角下,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依托劳动能力的多方面的、充分的发展。

既然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生产劳动能力的理论,那么可以说尽管马克思从未提起“职业教育”这一概念,他的教育理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职业教育是直接相关的,或者说他所说的“技术教育”基本上可以理解为职业教育的代名词。

马克思说:“我们把教育理解为以下三件事:第一,智育。第二,体育,即体育学校和军事训练所教授的那种东西。第三,技术教育,这种教育要使儿童和少年了解生产各个过程的基本原理,同时使他们获得运用各种生产的最简单的工具的技能……把有报酬的生产劳动、智育、体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结合起来,就会把工人阶级提高到比贵族和资产阶级高得多的水平。”<sup>[11]</sup>在此,马克思提出了“综合技术教育”的概念,所谓的综合技术教育是指儿童和少年不应像传统学徒那样一辈子只学习和从事一种劳动,而应学习多种劳动技术和技能,以使他们能够在未来的大工业中主动应对劳动的变换和岗位的流动。

从以上的回顾可以发现,“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综合技术教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人的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追求的人的发展目标,当然更是教育目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唯一方法”,而综合技术教育显然是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原则落到实处的具体教育主张。于是,我们看到在马克思的教育思想中存在两个结合,一个是众所周知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另一个是教育过程中各种单一技术教育的结合。前者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回应,只有能够劳动、善于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的人才是在全面发展的人;后者是在职业教育内部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的落实,让儿童和少年掌握劳动能力并不是目的,使他们掌握全面的能力从而能够面对变动不居的未来世界才是目的。

### 四、“综合技术教育”与适合的职业教育

前面说到,马克思著作中没有职业教育这一概念,他所说的技术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



为职业教育,那么他所说的“综合技术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综合的职业教育,这种教育思想的内核中有一个重要概念——适合。

陈桂生曾指出,人的全面发展,更确切的提法,应是“个人全面发展”<sup>[12]</sup>。从我们以上的马克思引文可以看出,陈桂生所言不虚,马克思所关心的首先是劳动者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个人生存问题,然后才可以谈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但个人在劳动世界中是不可能参加“全面”劳动的,而只能从事一项或几项工作,那么个人有必要“全面”发展吗?全面发展的教育会不会成为一种“万金油”式的教育?从教育学角度来看,马克思其实提出了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基础适合性”与“专门适合性”的关系问题。

首先,教育不仅要传承人类有史以来最有价值的知识和经验,更要使个人能够掌握基本的在未来的工作世界中生存和发展的能力。这就要求教育向全体青少年传授适合于未来发展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学习方式、学习内容,这就是教育的“基础适合性”,即对所有青少年、未来的所有工作而言的适合性。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的组成部分,当然更需要考虑基础适合性的问题。那么什么才是职业教育所要关心的基础适合性呢?按照马克思“使儿童和少年了解生产各个过程的基本原理,同时使他们获得运用各种生产的最简单的工具的技能”的设想,职业教育的基础适合性就是适合青少年身心发展阶段的人际交流能力、技术思维能力、问题解决能力、技术表达能力等方面的培养,这些能力的培养不严格依托某一单一劳动产品、单一生产工具、单一生产环境,从而具有适合未来变化的品质。

其次,在理论上职业教育是一种直接面向就业的教育形式,当然不可能只考虑基础适合性,也必须考虑专门适合性的问题。施恩发现人在做职业决策时总有一些“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的那种至关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人们内心深层次价值观、能力和动力的结合体,他称之为“职业锚”。<sup>[13]</sup>职业锚就是有内在联系的一组职业,一个人一生的生涯发展往往就被“锚定”在这些职业上。职业教育应该是面向这些被锚定的职业的教育。这个说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基

本原则的:尽管工人失去了生产资料,但他没有失去价值观,他仍然会主动地做出一些职业选择,职业教育就是要帮助青少年清醒认识自己的能力、品质、兴趣,让他们能够在适合自己的职业群内进行生涯选择。所以职业教育要培养一定的专门能力使他们能够自主而非被迫地进行选择。但职业教育怎样才能保证专门适合性呢?马克思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也使得后来的综合技术教育实践出现了许多波折。但我们相信,突破单一技术教育的窠臼,让不同专业的技术教育进行融合从而使学生掌握更宽泛的专业知识应该是增强职业教育专门适合性的主要方法。

最后,职业教育的基础适合性与专门适合性并不是对立的。基础适合性所面向的技术思维、问题解决、技术表达等能力的培养不可能脱离具体的技术与应用范围,所以基础适合性总是建立在专门化的技术基础之上的。目前的职业教育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汲取了综合技术教育思想的营养,保证了文化基础课程与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学比例,这就说明目前的职业教育在保证专门适合性的同时没有放弃对基础适合性的追求。

所以,职业教育学的“全面发展”观首先要追求“个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强化个人的知识、能力分工以形成人与人互补式的集体的全面发展,而个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基于教育的个人适合性,这种适合性只有在不断寻求基础适合性和专门适合性的平衡的基础上才能达到。

## 五、马克思职教思想指引下的适合的职业教育构建

但是,不得不指出,目前的职业教育在对基础适合性与专门适合性问题的处理上存在许多难以让人满意的地方。

首先,许多职业教育专家呼吁“职业教育的课程够用就行,要大幅减少职业学校中的文化课和专业基础课比例”,这种想法就是认为职业学校的学生只要能找到工作就行而不考虑或少考虑学生的未来发展,就是在质疑职业教育是否需要基础适合性。

其次,目前的职业教育在专业教育的道路走得太远了。目前职业教育严格遵守了专业目录的

规定,对专业进行了严格划分。但根据某省的一次调研,中职学生的专业对口就业率在60%左右,与整体90%以上的就业率相比显然较低。如果考虑到学生在毕业一两年内转换工作的频率非常高,专业对口就业率的数字可能会更低。我们认为对口就业率如此之低,与就业市场相脱节的、划分过细的专业设置难辞其咎。我国的产业升级正在加速,产业与产业间的融合、产业内的产业链间融合、企业内的价值链间融合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传统的分科式的专业设置已远远跟不上产业发展。

最后,马克思所说的“综合技术教育”的灵魂在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青少年通过劳动理解知识、理解社会、改造自己,这才是教育为培养适合未来发展的人所做的最大贡献。但目前的职业教育在专业化教育大旗下逐渐走入了技术知识教育的怪圈,尽管也有许多实践类课程,但劳动精神、劳动素养的培养已被很多人抛在了脑后。

根据以上观点,我们认为,要想让职业教育更加适合学生、适合产业、适合社会,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厘清中等职业教育的基本定位。很长时间,我们都强调职业教育的直接就业功能,所谓的“让无业者有业”。在新形势下,我们应该强调职业教育的基础功能,即为学生未来从事一组职业打好基础、做好准备。从这个角度来说,职业教育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革:增加职业探索的功能;改善文化基础课程的教学效益;增加产业基本常识、基本思维方式的的教学,让学生对不同产业的发展有基本了解。

其次,应重新调整专业设置。我国现行中职学校专业目录中共列举353个专业,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现行的《中学课程框架》中的职业教育课程只有52个专业。即使中美教育情境差异较大,这也能说明对专业目录进行调整是有可能的。应鼓励各地、各校努力打破专业壁垒,尽可能培养复合型的职业教育毕业生。

再次,深化专业技术教育改革。我国的专业教育起源自苏联,首先在1952年的大学院系调整中被应用到本科高校,随后本科的专业课程简化后被应用到专科,最后专科的专业课程简化后被

应用到职业学校。因此,职业教育的专业课程体系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学科知识体系的导向,强调知识体系的完整,重视知识的灌输,对于这些知识如何应用不太重视。经过多年的课程改革,这一现象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改观。专业技术教育的改革就是要打破专业教学重知识传授轻实际应用、重课程知识完整轻跨课程融合的现象,形成一批贴近实际、贴近学生的灵活课程。

最后,把劳动教育带回到职业教育场景中来。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后曾长期推行劳动教育,但一段时间出现了重劳动轻教育的现象,以至改革开放后劳动教育受到极大削弱。我们相信只要精心设计、精心组织,在职业学校中恢复全面、广泛的劳动教育是有可能的。

综合技术教育是马克思职教思想的核心内容,其本质就在于为大工业背景下的产业工人找到一条适合的教育之路。今天,以大规模生产为标志的大工业已达顶峰,信息化、智能化的出现使小批量生产逐渐成为潮流,但马克思所发现的“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问题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突出,所以,综合技术教育的教育主张背后的教育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今天的职业教育人应该秉承马克思的职教思想,使职业教育更加适合人的全面发展、终身发展。

#### 参考文献:

- [1][英]莫尔.乌托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56-57.
- [2][意]康帕内拉.太阳城[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26-30.
- [3][4][英]欧文.欧文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35-42,291-292.
- [5][6][7][8][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4-218,375-376,529.
- [9]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35.
- [10][12]瞿葆奎.教育学文集——教育目的[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36-38.
- [13][美]施恩.职业锚:发现你的真正价值[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1.